

愛書成痴的書籍醫生

徐美文： 讓「修復學」成為一門學問

文、圖／朱淑玲

沒有學術著作，就無法讓「修復學」成為一門學問，徐美文努力發表論文、取得博士學位，只為讓書籍修復工作，成為一門專門學科，而不只是附屬的技藝工法。



➤ 徐美文一塊塊地修補日治時期的地圖。

畢業於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、目前正在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攻讀博士的徐美文，同時也是國立臺灣圖書館「臺灣圖書醫院」的修復人員，自97年4月報到工作開始，受到修復學專家楊時榮先生的啟蒙，一頭栽進書籍修復工作。

雖然原本就擁有藏書、研究版本、目錄等理論基礎，對於古籍修復技術有濃厚興趣的徐美文，在實際從事書籍修復工作後，有感於知識的不足，持續進修博士學位，她認為要有學術著作，才能讓古籍修復的技術受到重視，成為一門顯學，讓更多人知道，也才能培養年輕後輩。



➤ 吳國強負責待修及已修復書籍的管理。

徐美文表示，對照歐、美、日或目前的中國大陸在圖書修復工作的重視，臺灣受限於人員體制配置及經費等因素，將會造成古籍修復技術的斷層。

培養青年後進 向下扎根

古籍修復是文化傳承的重大工程之一，然而，目前在高等考試或專業技術人員考試中並無此項目，對於學有專精、有興趣參與書籍修復工作的年輕人而言，想要把書籍修復作為長期性工作相對上是沒有保障的，這自然會影響到後輩投入此工作的意願，對技術的傳承是會有一定的影響，徐美文補充說明。

雖然，圖書館在寒暑假會開放相關科系學生到館內實習，藉由每次4至5位同學的參與，讓他們得以將所學與實務結合；另外，也針對一般民眾開辦研習營、講座、圖書醫生培訓班等課程，讓更多人了解書籍修復的工作，也能更加愛惜身旁的書籍。



➤ 陳宥明認為修復工作是學無止境的。

但這些都不是長久之計，徐美文希望能將「修復學」變成一問學問，並希望未來也能接受民間的委託，以計費方式維修在民間保存的古書籍，藉由自食其力的方式，讓更多年輕人可以投入書籍修復的工作，也藉由這種向上提升的方式，讓修復技術得以傳承下去。

對書的喜愛 連結志工向心力

而為了達成館內眾多待修書籍的進度，圖書館特別在96年及99年招募了兩批志工參與書籍修復工作，因為這些志工的熱心參與，讓館內書籍得以一一獲得修復。

從99年開始參與書籍修復工作的陳金興表示，所有參與書籍修復工作的志工，大多是對書籍有親近感，無論退休前從事的是何種工作，都樂於和大家分享在書籍修復及生活上的經驗，也讓志工們喜歡來到這裡。目前在「臺灣圖書醫院」參與書籍修復的志工，多為已退休人士，他們每星期抽出2至



➤ 劉穗生為日治時期的植物標本製作一個家。

4個半天來做修復工作。

從學校會計退休的劉穗生說，為了讓修補的書看不出來是補過洞的，用宣紙的纖維一絲絲慢慢的補，這過程是需要很多的細心及耐性去完成。

劉穗生更表示，也因為96年參與志工的楊靜筠總是將經驗傾囊相授，讓他學到許多修復技巧；當花了一、二個月修補完一本書後，那種愉快、充滿成就感的心情是無法用言語形容的，也因為參與書籍修復的工作，讓他更加「惜物」。

在圖書館任職近25年的陳窓明表示，目前書籍修復的材料及工具愈來愈先進，使用新機器會加快修復工作的完成，所以需要隨時學習新東西。

古書遇到新材料 修舊如舊是最高境界

館內常會安排老師來上課，除了教理論，也會邀請如裱畫師父等具實務經驗的達

人來教授，陳窓明說，要隨時保持「活到老，學到老」的精神。

負責材料總管的志工吳國強表示，在修復書籍時，常有溫故知新的感覺，像以前看人裱畫時不知其道理，在這裡實際做過後，就與過往印象結合了。

需隨時接觸新材料的吳國強說，現在的修復材料很多樣、也很新，對材料的認識要更廣泛的了解，讓新科技來修復古老的書籍，是很有趣的一件事。

陳金興也舉了德國二戰後的舊建物為例，保留舊有可用的原材料，加上新建材去修補，讓舊城維持原有的樣貌；而書籍修復的最高境界也是要如此。

在陳窓明及志工們的口中，徐美文像個保姆，以「無為而治」的方式，帶領著他們前往修復工作的更高境界，無論是遭水淹或蟲蛀的書磚，經過這群書籍醫生的巧手與細心修復，歷經清潔、揭除背紙、重新托裱、打紙釘等煩瑣程序，又是一本可供翻閱的書籍了。

徐美文說，古籍修復工作將會是她一輩子的工作。☺



➤ 日治時期的植物標本。